

愛日齋隨筆

論語說

三

1677  
3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 號  
第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明口仁  
雜 1877  
卷 3



愛日齋隨筆卷之二十八

論語說

雍也第六

弟子孰爲好學。大宰德夫曰。不遷怒不貳過二者。顏淵操行之善。雖是好學之效。然非必能此二者而後謂之好學。蓋哀公問弟子之好學者。夫子所以答之。有顏回者。好學一句足矣。不遷怒不貳過二句。夫子因稱顏子好學。遂言其平日操行之善如此。說者以此二者必好學之事。故不通爾。按大戴禮五帝德篇。夫子歷言古聖王之德。獨於舜稱好學者。蓋夫子以





好學爲至善也。宣十六年左傳。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杜註。易。遷怒也。按。不遷怒者。不以怒變其素也。不貳過者。知已有過。卽改之。不復懷疑貳之心。言其改之之速也。第子行。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亾者。謂死之久也。五帝德。宰我問曰。黃帝三百年。請問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亾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中庸曰。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

子華使於齊。朱註。使。爲孔子使也。金履祥曰。是必夫

子間居時也。如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之類。是也。按字彙。周與賙同。孟子周之則受。韻會小補。賙。振贍也。周禮司稼職。賙其急。平其興。繼猶報也。司儀職。賓繼上君。皆如主國之禮。鄭司農曰。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費也。故曰皆如主國之禮。玄謂繼主君者。僨主君也。疏。僨者報也。

仲由可使從政也與。朱註。從政。謂爲大夫。按。襄三十年左傳。鄭子皮授子產政。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又三十一年。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定元年。傳。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杜註。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又叔孫成子曰。凡從公出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桓九年。公羊傳。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楚語。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僖元年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孔安國尚書傳。費。魯東郊之地名。

伯牛有疾。案家語。冉耕魯人。有惡疾。史記弟子傳。伯牛有惡疾。淮南子精神訓亦曰。冉伯牛為厲。漢書楚

孝王囂傳曰。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註。蔑。無也。物子曰。亾訓喪。如亾人之亾也。非死喪之義矣。冉子有惡疾。不復可用於世。如失之然。故孔子云爾。

賢哉回也。邢疏。言回家貧。居處又在隘陋之巷。他人見之。不任其憂。唯回也不改其樂。道之志。不以貧為憂苦也。李時珍云。瓢。長如越瓜。首尾如一者。

不有祝鮀之佞。說文。祝。祭主贊詞者。从人口。从示。一曰。兌省。易曰。兌為口。物子曰。宋朝。衛大夫。美。主容觀之美。不必主色。按。佞。有口才也。靈公令祝鮀治宗廟。



夫子稱其得人。禮運曰：宣祝嘏辭說。桓六年左傳：祝史正辭信也。又襄二十七年傳：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是祝史之職專在辭說。子貢善為說辭。夫子比以瑚璉。言亦宜為宗廟之官矣。

誰能出不由戶者。按：道謂禮也。禮器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孟子萬章篇：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質勝文則野。按：此章與辭達而已矣。俱言為辭命之道。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韓非子難言：捷敏辨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苟子非相篇：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楊註：但好其實。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又曰：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辨也。孔子世家：齊有司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



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樊遲問知。此章問仁。知者之所為也。他日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王肅曰。務民之義。務所以

化導民之義。按。務民之義。言務行民之所義也。民之

所義者。舉賢之謂也。周語。不度民神之義。亦謂民神

之所義也。管子白心篇。祥於鬼者。義於人。又曰。義於

人者。祥其神矣。孔安國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

為仁。按孔註勞苦。謂勞苦於治民也。

知者樂水。此章始二句。明知仁之事。次二句。明知仁

之性。終二句。明知仁之效。包咸曰。知者樂。運其才知

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何晏曰。仁者樂。如山之安

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案。知者利仁。故動。仁者安

仁。故靜。仁人在位。則萬物莫不被其澤。故樂。不以物

役已。故壽。

觚不觚。王肅曰。當時沈湎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

禮也。洪興祖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此夫子因獻

酬之際。有所感也。大宰德夫曰。此章夫子譏時人徒

用禮器而不知其禮。言用觚飲酒。而無獻酬之禮。惡

在其為觚也。觚之為器有稜。猶人之行有廉隅也。砥

厲廉隅。禮之意也。



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按皇本作井有仁者焉。則

孔註為是。

子見南子。蔡謨曰。矢。陳也。劉敞曰。舊云云。非也。古者謂其君曰君。謂其夫人曰小君。仕者自當見小君。是時孔子仕於衛。故以禮見南子也。子路疑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夫子不足復仕其朝。故孔子陳之曰。予所以不仕者。皆棄絕於天者耳。衛君尚未也。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信有之乎。答曰。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

獲已矣。子高名穿。孔子六世孫也。

如有博施於民。鼎曰。衆。謂仕者。如吾從衆。選於衆。舉臯陶。衆惡之。必察焉。寬則得衆。皆是也。又學記。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亦以衆與民對言。邢疏。何事於仁。謂不啻於仁也。按仁有數。主德。聖則德位兼稱。人謂賢者。立者。立於朝也。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桺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又文二年左傳。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達。猶達大家達王之達。

包註敬鬼神而不瀆。按鄭玄註少儀云。瀆。謂數。而不







其先出自宋。故我老彭云爾。虞戴德。昔商老彭及仲  
德。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  
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

默而識之。此章。物子盡之矣。鼎按。上二句。知之事也。  
次一句。仁之事也。

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皇疏。吾

孔子自謂也。言孔子恒憂世人不爲上四事也。

自行束脩以上。按。童子之贄。悉用束脩。夫子所誨。蓋

謂年十三以上也。後漢書延篤傳註。引鄭玄論語註  
曰。謂年十五以上也。古謂脯贄爲束脩。檀弓。束脩之

問不出境。穀梁隱元年傳。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  
之肉。不行竟中。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饋。北史。劉  
焯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  
束帛一筐。酒一壺。脩一案。號爲束脩之禮。秦誓疏。孔  
註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按。孔註疑鄭註訛。以上  
猶而往。荀子疆國篇。有四五萬而往者。疆勝。楊註。而  
往猶已上也。

不憤不啓。學記。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鄭註。使之排  
排憤憤。然後啓發也。疏。時觀。謂教者時時觀之。而不  
丁寧告語。所以然者。欲使學者存其心也。既不告語。



學者則心憤憤口悱悱。然後啓之。學者則存其心也。富而可求也。而如也。士猶職也。邢疏。按周禮秋官條。狼氏。下士六人。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註。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言士之賤也。伯夷傳作富貴如可求。子在齊。皇疏。韶者。舜樂名也。盡善盡美者也。孔子至齊。聞齊君奏於韶樂之盛。而心爲痛傷。故口忘肉味。至於一時乃止也。三月。一時也。何以然也。齊是無道之君。而濫奏聖王之樂。器存人乖。所以可傷慨也。范

甯曰。夫韶乃大虞盡善之樂。齊諸侯也。何得有之乎。曰。陳舜之後也。樂在陳。陳敬仲竊以奔齊。故得僭之也。爲猶作。奏也。斯此也。此指齊也。孔子言實不意慮。奏作聖王之韶樂。而來至此齊侯之國也。楊慎曰。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之至於如此。夫子嘗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案古註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爲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廷。詭齊也。非詭舜也。蔡節集說曰。自陳敬仲奔齊。其後久專齊政。至景公時。陳氏代齊之形已成矣。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益憂感之深也。斯者指齊而言也。韶本揖遜之樂。今  
 乃至於齊之國。其殆傷今思古。故發為此嘆與。  
 夫子為衛君乎。按此章當與上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怨是用希章參看。蓋中子立。而伯夷叔齊似有怨父  
 者矣。然二子去之歸文王。享國老之養。其心洒然高  
 踏塵外。則怨之迹孔微。與出公念蒯瞶得罪靈公舊  
 惡。怨將奪已國。拒而不入者。固非同日談焉。求仁謂  
 求仁道。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若輒有強恕  
 之心。則豈有拒之之理哉。此子貢之所以知夫子不  
 為衛君也。

飯蔬食飲水。物子曰。蔬食。孔安國曰。菜食也。禮曰。蔬  
 食水飲。不食菜果。朱註。麤飯為是。按喪大記。既葬。主  
 人。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孔疏。蔬。麤也。食。飯也。麤米為  
 飯。亦水為飲。皇本作飯蔬食。孔故曰。菜食也。高誘註  
 呂覽十一月紀云。草實曰蔬食。據此。則食如字為是  
 矣。不必從朱註。  
 加我數年。邢疏。窮理以下。說卦文也。漢書儒林傳云。  
 孔子益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是孔子  
 讀易之事也。物子曰。朱子引史記。加讀假。古音或然。  
 蓋言學易。比至五十。乃始有成也。極言易之難學也。



天生德於予。物子曰。德謂有德之人。言天命孔子教  
育英才。是有德之人。由孔子生也。孔叢子。子魚曰。丈  
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也。呂向曰。生猶爲也。  
說卦。幽贊於神明而生蓍。鼎曰。生猶興也。所謂興神  
物以前民用也。

子以四教。鼎曰。詩書之文以知義。禮樂之法以修行。  
而忠信則其本也。周語。大不從象。小不從文。韋註。文。  
詩書也。荀子勸學篇。詩書之博也。故曰。君子博學於  
文。約之以禮。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荀子致仕篇。  
禮及身而行修。又儒效篇。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

和也。又王制篇。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  
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莊子天下篇。以禮爲  
行。以樂爲和。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  
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言  
語尚信。荀子勸學篇。書者。政事之紀也。政事尚忠。禮  
器曰。忠信禮之本也。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  
信之所以與四術并言也。

仁遠乎哉。按。仁。謂仁者。我。我魯國也。至者。自外之辭。  
蓋夫子竊嘆魯君之不求賢也。九辯。結撰至思。蘭芳  
假些。亦此意。



昭公知禮乎。昭五年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子與人歌。案。歌。歌樂章也。子衿詩。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傳。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物子曰。善者。孔子善之也。和之。學之也。

文莫吾猶人也。按。文莫音閔慕。通雅。閔勉即暱勉。轉為密勿。蠹沒。又轉為侷莫文莫。案。閔敏暱蠹文恣。一音之轉。釋名。敏。閔也。進叙無否滯之言也。汝穎言敏。曰。閔。君奭。予惟用閔于天。孔傳。閔。勉也。漢書五行志。閔。勉。遯樂。師古曰。猶暱勉。中庸。人道敏政。鄭註。敏。猶勉也。或為謀。暱音閔。勉也。嚴粲詩緝云。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為之曰暱。孫季昭示兒編。暱。蛙屬。蛙。



黽之行。勉強自力。故曰黽勉。漢書武紀。文山郡。應劭云。文山。今蜀郡嶧山。恣音氏。自勉強也。釋詁。昏。啓。強也。啓音閔。又鼃。鼃。淮南謂之去蚊。黽又音猛。轉為侔。勅謀。懋孟。驚勢。莫。懋。慕。方言。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勅音謀。勉也。勸勵也。班固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群。辰倏忽其不再。註。孟。晉。勉進也。釋詁。驚。勢。強也。驚音勢。莫音慕。又與慕同。又茫入聲。勿也。釋言。慕。慕也。懋亦音暮。勉也。釋訓。懋。懋。勉也。疏。懋與慕同。方密之云。說文。立。慕去聲。立。懋字入聲。因爾雅也。物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者。孔子

時諺也。當歸一名文無。一名靡蕪。靡蕪文無。音亦相近。

子疾病。按此章古來不有明說。莫能知其義焉。子路請禱。蓋欲以禱于天地之神也。其意謂。夫子將聖。禱諸天地亦無不可。孔門諸子之尊信夫子者如此。若子貢仲尼日月之言。可以見已。禮。疾病禱於五祀。夫子固知其禱於天地之非禮矣。然聖人豈弟之德。不欲直拒之。故姑問焉以發之。於是子路乃引誅以對之。蓋以其有上下神祇之言爾。曰。丘之禱久矣者。聖人之於天道。敬而信之。舉動未嘗不心在斯也。何必



方病而後禱之為。此夫子所以不許子路之請也。琅邪代醉編曰。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十之久矣。此與子路請禱事相類。今莊子無此文。蓋逸篇也。誄說文引作譌。曰禱也。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史記索隱。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但其名史籍先闕爾。王肅曰。其讓隱。故民家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案。隱猶微也。凡稱至德者。皆出于至誠。如泰伯之讓。文王之恭。及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謂隱於中而不顯者也。皇疏。范甯曰。太王病。而託采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



孟子願以死者一  
洒之注以猶爲也  
周齊垓以恐以之  
誤以作以與以仿  
佛是所以誤字

歷王祭禮。不祭之以禮。三讓也。皇疏一通云。讓諸侯  
位而云讓天下者。是爲天下而讓。今即之有階。故云  
天下也。孟子公孫丑篇。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  
其親矣。朱註。以猶爲也。僖八年左傳。宋公疾。太子茲  
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能  
以國讓。仁孰大焉。文十五年左傳。晉卻缺以上軍下  
軍伐蔡。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管子戒篇。鮑叔  
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誑。注。不能爲國以屈其直  
也。民無得而稱焉。與民無能名焉。語氣正同。得或作  
德者非是。

恭而無禮。仲尼燕居。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  
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吳棫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

曾子有疾。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鄭玄註  
檀弓曰。敬子。武伯之子。物子曰。鳥之以下二句。必是  
時諺。鄭玄曰。此道謂禮也。陽貨。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安國註。道。謂禮樂也。大傳曰。繫  
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  
通者。周道然也。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  
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鄭



玄曰。周道猶周之禮。家語曲禮子貢問。掘中霤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荀子議兵篇。禮者。治辨之極也。疆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摠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揚註。道即禮也。解蔽篇。夫道者。體常而盡變。鼎曰。體常盡變。亦謂禮與義也。又曰。何謂衡。曰。道。註。道謂禮義。可以併證。鄭玄曰。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

之言入於耳。蓋出辭氣。謂發號出令也。按大雅板詩。辭之輯矣。民之洽也。箋。辭。辭氣。謂政教也。順。卽順事。怨施之順。惡戾之言入於耳者。大學所謂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也。邢疏。鄭註。天官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豆盛菹醢。籩盛棗栗。以供祭祀享燕。故云。禮器也。樂記。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外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



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  
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  
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君子雖勿能可  
也。

以能問於不能。物子曰。多者。多聞也。寡者。寡聞也。有  
無以能言。實虛以學言。上二句。言其好學也。次二句。  
言其容德也。蓋以能問於不能。非有若無者不能也。  
以多問於寡。非實若虛者不能也。包咸曰。校。報也。按  
僖二十三年左傳。重耳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  
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杜註。校。報也。又史

記律書。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  
惡喜怒之氣。

士不可以不弘毅。鼎曰。此古語。而曾子誦之也。仁以  
爲已任以下。乃釋其所以云重遠之意也。管子戒篇。  
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  
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表記。子曰。  
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  
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鄭註。取數  
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荀子王霸篇。國者天  
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



興於詩。物子曰。興者。興於道也。立者。立於道也。成者。成於道也。周禮大司樂職。以樂語教國子。曰。興道。諷誦言語。蓋六語皆用詩之法。但興可以施諸學詩者。故列之始。學記曰。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註。興之言喜也。又樂記曰。降興上下之神。是興字皆有感動歆喜之意。譬之春雨降。而甲芽坼。區萌達。沛然莫之能禦也。不如此。則不能以樂學。故孔門教弟子。先詩而後禮樂。爲是故也。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蓋謂禮樂之義也。樂記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鄭玄曰。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荀子禮論。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爲鬼事也。法行篇。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楊註。衆人皆知禮。可以爲法。而不知其義者也。正名篇。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物子曰。故。謂所以然故也。君道篇。君子恭而不



論語  
卷之二十一  
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鼎曰。變應。所謂以義變應也。可見審之禮。乃審知禮之義也。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胡炳文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物子曰。驕則失君子。吝則失小人。治天下以得人心爲先。故孔子云爾。按。孝經說諸侯孝曰。居上不驕。高而不危。驕者。驕於士也。吝者。吝於祿也。說苑尊賢篇。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

驕而且愴。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貧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又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亾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亾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亾則君卑。子胥怒而亾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篤信好學。篤信好學。以學者言。守死善道。以仕者言。善。謂義也。道。禮也。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



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善與利對，蓋亦指義而言。故荀子曰：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中庸曰：國無道，至死不變。曾子制言：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鄭詩羔裘：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傳：渝，變也。箋云：舍，猶處也。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投命之等。盛德，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地室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失道，風俗淫辟，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荀子王制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

君師，下無父師，夫是之謂至亂。管子明法解：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曾子制言：君子不調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群嚮爾。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曰：仁者殆，恭者不入，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是故君子錯在



高山之上深澤之汙。聚椽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  
 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武。武當作式過  
 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大宰德夫曰。危邦  
 不入者。如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靈鳴  
 犢舜莘而反。是也。亂邦不居者。如百里奚去虞之秦。  
 是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物子曰。按詩大序。關雎麟趾鵲  
 巢。騶虞是謂四始。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益稷  
 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房中歌曰。七始莘始。肅倡  
 和聲。是始與亂。皆樂中名目。蓋言師摯之奏四始也。

其關雎之亂最盛美也。朱註。亂。樂之卒章也。按周語。  
 及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羸  
 亂。所以優柔容民也。據此則亂宜以朱註為正矣。又  
 按樂記。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此始亂亦舞中一  
 節。物子之言。為有據焉。國語指那篇卒章為亂辭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按。不與即無為也。莊子天  
 道篇。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  
 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  
 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  
 矣。郭註。夫無為也。則群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



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此之謂也。莊子在宥篇。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郭註。君任無爲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孟子滕文公上篇。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

大哉堯之爲君也。包註。民無能名焉。言民無能識名焉。皇疏。民無能識而名之者也。韓愈亦曰。堯仁如天。不可名狀。其高遠。按。爲而不有。天之道也。堯舉舜讓其成功。是之謂則天。世以克讓爲讓天下於舜者。非是矣。

舜有臣五人。其物子曰。言唐虞之際。至此而後爲盛也。孔安國曰。斯。此也。鼎按。於猶至。陳孔璋檄。歷觀載籍。



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

三分天下有其二。朱註。或曰宜斷三分以下。荆以孔

子日起之。而自為一章。按服說文曰。車右騎所以舟

旋。書旅獒。無替厥服。傳。使無廢其職。職事者。言文王

為商之西伯。而率諸侯朝于紂也。呂氏春秋順民篇。

文王處岐事紂。寃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

必敬。竹書曰。帝辛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襄四年左傳。韓獻子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

知時也。又按堯之克讓。以有舜也。泰伯以天下三讓

於王季。以有文王也。文王以三分有二之勢服事殷。

以有武王也。夫子之以至德稱泰伯文王者。蓋為合堯之克讓也與。

禹吾無間然。考工記匠人註。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自專必。鼎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何必之有。毋固。王肅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鼎曰。固猶常也。毋固者。以義變應也。毋我。王肅曰。處群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韓愈曰。此章蓋弟子記師行事也。諸本不題註者姓名。筆解以爲王肅註。今從之。

子畏於匡。畏者。謂有近於死之事也。呂氏春秋勸學篇。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

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皇疏。匡。宋地名也。史記索隱亦曰。宋邑也。二書皆非也。按文八年左傳。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註。匡本衛邑。中屬鄭。今晉令鄭還衛。地道記云。長垣南十里有衛故匡城。孔子所厄。路史云。匡。郕也。今扶溝有匡城鄉。匡亭。而匡故城在焉。

大宰問於子貢。孔安國曰。大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邢疏。鄭云。吳。大宰。韜也。以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爲是吳大宰嚭也。按。



諸侯謂司徒卿爲大宰。又爲冢宰。隱十一年左傳。羽  
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又昭元年傳。趙孟私於子  
產云。武請於冢宰矣。又論語。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  
冢宰。三年。又檀弓有陳大宰嚭。左傳有楚大宰薳啓  
疆。大宰子商。大宰犯。鄭大宰石。則當時所號。不特  
宋吳。列國率有焉。而說苑善說篇有大宰嚭問孔子  
於子貢。則鄭說如冢宰然。然見韓非說林。有子圍見  
孔子於商大宰。列子仲尼篇。有商大宰。在聖者歟之  
問。則此大宰當定爲宋人矣。不言聖與。而言聖者與。  
乃聖是作者之稱可知已。案下文大宰知我。今本我

下有者字。則知字如字爲是。猶言大宰亦知我者也  
乎。蓋喜之之辭。

子欲居九夷。李斯上書。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  
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  
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  
事秦。功施到今。李善曰。九夷。屬楚夷也。郢鄢。楚二縣。  
張銑曰。九夷。蠻夷通稱。鄢郢。楚都也。說苑君道篇。越  
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

出則事公卿。按第一句弟也。第二句孝也。第三句忠  
也。第四句信也。再史興曰。信所以守也。爾云。此蓋古



語。而夫子誦之也。鼎按。凡言何有於我哉者。其上多是古語。和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亦當以此例推焉。

子在川上。八鼎曰。夫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顏淵沒後。夫子不復見其人。故發此歎耳。按。易坎象。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象曰。水流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此夫子之所以觀水而興感也歟。李漢上書。唐王。鼎按。詳何註意。惰者。乃孔子惰也。語之而不惰者。蓋古語。猶如片言可以折獄。之而不惰。蓋古語。猶如片言可以折獄。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

法語之言。案。語與禦通。越語。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於禦兒。韋註。今嘉興語兒鄉是也。史記東越傳。禦兒侯。正義。禦今作語。又漢書閩粵王傳。錢唐棧終古。斬徇北將軍。為語兒侯。師古曰。語或作蘇。法語。蓋謂箴規之言也。此章夫子解書之義也。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巽與遜通。堯典曰。巽朕位。易童蒙之吉。順以巽也。鄭玄曰。巽當作遜也。巽亦有入之義。巽與蓋遜順與黨之



義爾。文王官人。順與之弗為喜。非奪之弗為怒。或云。上六句古語。下三句夫子之言也。

歲寒。何註盡之。按荀子大略篇。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君子立志如窮。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怨。細席之言。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揚註。無有一日不懷道。所謂造次必於是也。

知者不惑。物子曰。仁人以安民為心。以安民為心者。事天者也。事天者樂天。故不憂。是義本諸孟子。按孟

子盡心篇。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梁惠王篇。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按復出憲問篇。此蓋古語。而夫子誦之也。可與共學。按共學。謂同門也。適道。謂同志也。立者。立於朝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與立之義。與此同。喪大記。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喪服四制。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



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變而從宜。是即權也。唐棣之華。物子曰。朱熹別為一章。引晉書偏作翩為是。子曰以下。孔子解詩之言也。按。朱熹註論語。以唐棣為郁李。在詩則以為核。二說不同。郁李之說大誤。當以詩註為正。陸氏釋文一讀。以夫字屬上句。是言苟思之。豈慮其遠。昭二十一年左傳。華多僚曰。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句法乃爾。何註。知者。知意之知也。天鼎按禮運。非意之也。鄭註。意。心所無慮也。疏。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無慮即慮。

無也。荀子正名篇。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楊註。天官。意想其同類。







食不厭精。陸氏釋文。食音嗣。按召旻詩箋。米之率。糲十。糲九。鑿八。侍御七。孔疏。粟五升。為糲米三升。韻會小補引九章算法云。粟五十。為糲三十。糲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皆三之一也。皇疏。江熙云。煞不以道為不正也。

沽酒市脯。鄭玄酒正註。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賈疏。功沽謂善惡。是酒之善者為功。惡者為沽也。通雅。功苦一作攻苦。功沽。國語。辨其功苦。功與攻同。堅也。詩我車既攻。精專曰攻。粗惡曰苦。周禮註。有功有苦。又史舜陶于河濱。器不苦窳。亦作窳。通作沽。儀

周齊媯

禮喪服傳。冠者沽功也。註。猶麓也。論語沽酒。惡酒也。古讀假為沽。如純嘏與土字叶。家之為姑。皆其聲也。今京師言行濫物曰假沽。猶以二字連稱。說文云。脯。乾肉也。周禮。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脾之事。內則云。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脯。不撤薑食。陶弘景曰。言可常食。但不可多爾。席不正不坐。皇疏。禮。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是各有其正者也。物子曰。是恐齋時之禮。大宰德夫曰。此蓋錯簡。當在前章居必遷坐之下。鄉人讎。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



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鄭玄曰。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魁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度也。賈疏。時難。四時者。按月令。惟有三時難。是以月令。季春云。命國難。以季春日。歷大梁。有大陵積尸之氣。與民爲厲。命有國者難。仲秋云。天子乃難。時斗建酉。亦有大陵積尸之氣。此月難。陽氣。陽氣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惟天子得難。諸侯亦不得。季冬云。乃命有司大難。言大。則及民庶亦難。惟有此三時難。鄭云。四時者。雖三時亦得云。四時。總言之也。若然。此經所

難。據十二月大難而言。是以鄭引季冬爲證也。鄉黨。鄉人難。郊特牲云。鄉人禴。亦皆據十二月。民庶得難而言也。張平子東京賦。卒歲大難。毆除群癘。薛綜曰。儻。逐疫鬼。李善曰。漢舊儀曰。昔顓頊氏之有三子。已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蝥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爲小鬼。於是以歲十二月。使方相氏蒙虎皮。黃金四目。玄衣丹裳。執戈持盾。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儻。以索室中而毆疫鬼。續漢書曰。大儻逐疫。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儻子。皆赤幘。皁製。以逐惡鬼于禁中。漢舊儀。



常以正歲十二月命時儺。以挑弧葦矢且射之。赤丸五穀播酒之。以除疾殃。續漢書曰。儺持火炬送疫出端門外。駘騎傳炬出宮。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立於阼階。孔安國曰。立於廟之阼階。韓愈曰。正文無廟字。又云恐驚先祖。疑孔穿鑿。非本旨。按鄭玄郊特牲註曰。神依人也。是鄭亦同孔也。

問人於他邦。按成十六年左傳。郤至見楚子。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杜註。問。遺也。孔疏。遺人以物。謂之為問。問弦多以琴。問子貢以弓。論語云。問人於他邦。皆是也。

麇焚。鹽鐵論云。魯麇焚。王弼曰。公麇也。家語曲禮子貢問篇。孔子為大司寇。國麇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案家語比雜記為詳。故出之。

馬註魚膾非芥醬不食。按內則。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鄭註。卵讀為鯢。據此。則醬之所用。不特魚膾。馬註不備。故詳焉。

孔註為家室之敬難久。不。按楚語。觀射。父曰。接誠。拔取。







